

《我的西街》自序

罗 玉

我最初是带着伤痕来到小说中的西街，开始了几年的流浪生活，这本书就是这几年来西街给予我的惠赠。我是带着热切的对于这条街的深爱与感激开笔的。开笔之前，因为个人呆在西街虽然能够医疗心灵痛楚，但过于悠闲的环境里，无数次在西街来回走动的重复带来的精神失落，让我觉得了在这里的多余。于是怀着强烈的失望，背了一个大包裹，也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心理准备，一个人跑到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八十里大南山，躲了起来，开始了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写作。

但是写作只持续了一个半月，我便又鬼使神差地回到西街，一个极其偶然的时机，开了现在的一家咖啡馆。

然而头脑里近乎固执的念头一直在通过眼前西街熟悉的一切提醒我，仿佛有种使命似的，让我找不出拒绝的理由来，便在去年丢下了店里的一切，重新跑回南山，又历经了一个半月，终于把书稿完成。

因为山里的条件，也更是因为自己改不掉的习惯，我的初稿至少一半是坐在床头，把稿纸放在膝盖上写的，另一半则是坐在南山各个大大小小的山头写的。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心灵纯净到了极点。

我在西街是触及到西街的血肉和灵魂的，作为闯入西街的

一分子，融入西街的真实里，写起来也就是些忠实的西街情节。西街的青石板上忠实地刻录着我几年来经历过的心路痕迹。于是在梦中也常被西街的啤酒，通宵烛光，各国人物的身影，以及酸甜苦辣所浸泡。老实说，我在西街流过血，流过泪，流过浪，挨过饿，但西街给我更多的是感激和热爱。这些感激和热爱，直到即便哪一天过着一种与西街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也可以很深刻地从记忆里把走过的每一天捞起，擦拭一番，就有了温暖和信心，甚至是安慰。

我要感谢这条街上淳朴热情的居民们，以及来自世界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是他们的友好与热心关爱才使我得以从几近绝望的心境里走出来，看到了另一个值得珍惜和留恋的世界，我是在他们这种大家庭式的氛围里使自己的心灵放松和纯净起来的。生活在西街里，其实已经是一种独特及超脱的境界。

小说里的人物，在西街里多半能够找到杂合化的典型。正是这些人，组成了西街，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文化环境，而且在今天还能使西街保持西街固有的含义。

在这里还要感谢夏超先生，《菊方周末》的黄端先生和花城出版社的文珍女士。感谢他们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对我的大力扶持及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要感谢的是本书中几个外国女主人的原型，是她们给了我写完这本书的根本动力。

感谢原稿
于阳朔西街 獾号

桂林的空气里浸透着伤感和绝望，长长的漓江边，每一条大街小巷，每一座山峰，每一个与阿兰去过的地方都像鞭子那样在我的伤口里抽打着。我更怕黑夜，房间里沉淀着沉闷的空气，使人无法呼吸。

我不愿在这里多作哪怕一刻的停留，即便自己是空气，也不想掺和在桂林的空气里，只想独自乘风抽身而去。

我来到了阳朔。

在开往阳朔的汽车上，坐在我邻座的是个日本学生。由于我的长发和鬓角的胡须，以及随意的黑色 栽恤、牛仔褲和旅游鞋，让他把我误当成日本人。当我声明自己是中国人，并且也去阳朔游玩时，他惊讶了。我们成了好朋友，一路用日语交谈着。他告诉我他叫坂田，是东京人。他向我介绍了坐在同一排的一对法国恋人：男的诚恳和朴实得像我的同乡，叫大卫。女的叫安尼娜，不怎么说话，但脸上永远挂着认真的微笑。大卫用英语和我打招呼，我却用法语回答他，令他又惊又喜，脸上立即绽放开了热情的花朵。大卫忙用法语自我介绍：“我们来自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我在一家卖天文望远镜的商店当售货员。安尼娜是我的女朋友，在里尔一家大学里当图书管理员。我们在一起有五年了。李耀辉（坂田）是我们在广州住同一家旅馆时认识的朋友，结伴一起去阳朔。我们玩得很快乐，只

是我的英语不怎么好，他的英语我们有时候也听不懂……但是我们是好朋友。你也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我们有四个人了。金，你会法语，又会日语，太好了……”

大卫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坂田在旁一句也听不懂，只露出使劲猜想的神情。安尼娜用英语说：

“大卫，你用英语说吧。我想坂田他听不懂的。坂田，你听得懂吗？”

坂田摇摇头。大卫歉意地改用英语说：“对不起，坂田。不过现在我们有新朋友了，让金给你翻译一下吧。”

汽车在水泥公路上奔跑着，路两旁的树木和房屋快速向后倒去，偶尔有几座不到五六层楼高的小石山从平地突兀而起，在绿色的二期稻田里站立着，也慢慢地往后移。这像镜头里活动着的田园山水画。当我把大卫的话向坂田翻译完时，这幅长长的画卷也展到了阳朔县城了。

几座高突的石山把县城断断续续地围了一圈，中间几座像婷婷玉立的少女般的孤峰恰到好处地消埋了圈中的空旷感，使人感到这是造物主经过一番精心构思后完成的作品。这些山一座座平地拔起，陡峭如削，又精巧玲珑，散发着能呼吸到的仙气。

“法国没有这样的山。”大卫说。

“日本也没有这样的山。”坂田也露着惊异。

“我家乡的山是一座接一座，一座比一座高，让人猜不到起始和结尾。这里的山好像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我似乎在梦里见过的。”我说，右手扶着堆满人力三轮车的行李。

“金，你是个很奇特的中国人。”大卫说，“我看你像个艺术家，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这么想了。”

“是的，我画画。”

“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大卫说，停下不走，专要等我的回答。

“好的。”我说，“我打算在这里长住，画画谋生呢。”

“哦，你原来是为了画画才来阳朔的。”坂田说着，从裤兜里拿出一本叫《地球の歩き方》（《走遍地球指南》）的导游书来翻看着。

我是为了画画才来阳朔的吗？我的心又被刺痛起来了。我不禁无由地生出一丝轻悠的怨恨，虽然这种怨恨对他并不公平。我不想再说话。

街上的行人悠闲地来来去去。几个外国的游客向我们走过来，好像欢迎我们似的对我们远远地露出微笑，走近时就自然地说一句“匀藻”，从身边过去了。街上有稀疏的几家咖啡馆，外面摆着木桌椅，几个游客正坐在那里一边谈天，一边喝着咖啡。这条街上的旅店、咖啡馆甚至发廊的招牌都用中英文写着特色菜谱或服务项目。这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绝少有的。出于一种固有的敏感，我注意到在一家咖啡馆外墙上的一幅画：在群山田野里，几个鼻子长得出奇的外国游客坐着单车在游览。女人的胸部大胆、简洁而又随意地只画了两个圆圈便告完成；人物的眼睛只点了两条粗弓线和两个小圆点，再点上几根生动的睫毛……这是用油画颜料直接画在白墙上的，极富漫画情趣。下面的署名是：“匀藻—中国的毕加索”。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绘画功力不一般。

阳朔也有这样的人吗？我一路想着就来到一个三岔路口，一条奇特的街道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西街。

一条暗青色的石板街向前伸展着，两边是上百年低矮的砖瓦房，一间接着一间，无数的木楼门面及窗户留着暗红的生漆。有些木板上的红漆已多少脱落，呈青褐色或灰白色。上面

是因常年的烟熏而呈暗黑色的屋檐，屋檐上的瓦也变成了青褐色，一家的屋顶连接或隐压着另一家的边缘，向纵横里延伸着，扩展着。所有这些透着浓郁古香的屋顶，最后都倚靠在一座巨峰的山崖下。一只不知名的大鸟从峰顶冲下来，在这片屋顶上方盘旋了几圈，又向山峰后飞走了。

石板街两边尽是门面，有卖 裁恤衫的，有卖各类工艺品和民族乐器的，有卖民族服饰和蜡染布的，有一式的中国画店，还有几家招牌上写有“悦戴奈”（中国国际旅行社）旅游服务部，让人辨不清真假。此外便是几十家具有欧美风格的咖啡馆，门外摆着一式的木桌子和或木制或藤编的椅子，有些咖啡馆内还开有旅店或客栈，所有这些店铺门前的招牌上都用英汉两种文字写着店名与经营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走在街上，或在旅游店里购物，或坐在咖啡馆外的桌边，吃喝聊天。忙碌的忙碌着，悠闲的悠闲着，嘈杂而又安静。旅游店里是浓郁而古老的中国文化，而咖啡馆里的气息却完全是西方的。

“真看不出这里是中国。”坂田说。

“像欧洲，金，欧洲就是这样的。”大卫对我说，“我们现在到西方了。”

“是呀，我也来到了国外。”我说。阳朔离桂林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以前只觉得阳朔只是一个小县城而已，没想到离桂林这么近的地方竟还有一条这么奇特，古朴和开放的街道！

我们三男一女，带着各自沉重的行李，一边走，一边看，对几家咖啡馆的名字感到新颖奇特：什么“无”呀，“无名”呀，“没有”呀，“哈特”呀，“流浪驿站”呀等等……最后大家在小街腹地一家店前停下来，这也是一家内含客栈的咖啡馆，中英文的牌子上写着：“温妮咖啡馆·客栈”和“宰漢地轉科轉収勻癩造”。



几个游客正坐在那里一边谈天，一边喝着咖啡。



温妮咖啡馆。

“我该住哪一家呢？”大卫说，“这家很有名的，我们的导游书上都有介绍。”

“我的书上也有。”坂田说。

我们一时拿不定主意，站在这家店与旁边的几家客店间作着选择。每家店门口都坐着些吃喝与聊天的游客，看我们初到乍来，都向我们露着友好的微笑。服务员们则在客人中间忙碌地穿梭着。

从温妮咖啡馆走出一个女服务员，见了我们，用英语说了声“~~你好~~”，又对我和坂田说了一句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不待我们回答，马上用英语说：“欢迎你们来温妮客栈，你们住店吗？想住什么样的房间？”她说话时眼睛睁得非常大，鼓着两腮，又露着要和你开玩笑似的笑，再加上两根搭在胸前，扎着两只小布熊的黑亮辫子，我觉得滑稽有趣，就神使鬼差地用英语说：“我和这位日本先生，还有这位法国先生和那位法国小姐要两个房间，最好是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女服务员说，随即把手伸出来：“我叫‘~~苏珊~~’，你们的朋友。”

“我叫大卫，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苏珊~~’我们决定住在这里，带我们去看房间好吗？”

“~~苏珊~~带我们上了三楼，来到一个共用卫生间的两房套间里。我与坂田住一间，大卫与安妮娜住一间。

在阳朔，九月里仍相当地热，房间里的风扇忽忽地转动着，还是让人难受。我和坂田决定下楼去喝饮料，告诉大卫在楼下等他们，便下到一楼的咖啡馆。我这才注意到这家咖啡馆内两边墙壁和天花板上挂满了红色的毛主席著作，还有上千枚毛主席像章在墙上镶出“~~毛主席万岁~~”的字样。余下的空处贴着毛主席像和十多张文革时流行的标语口号，都用中

英文对照写着。靠吧台处挂着一套当年红卫兵穿的绿色衣裤。右边的袖子上也用中英文写着“红卫兵”的字样。咖啡厅内外摆着两排黑漆四方木桌。上面铺着印有菊花图案的蜡染台布，每张桌子配有一套红漆梨木椅。

我与坂田在一张刚刚空出的当街带阳伞的桌边坐下，翻着用中英文打印的菜谱。这时刁莉娜拿着帐单走过来。

“消哭饥？闭喽？”（日语：吃饭？啤酒？）

“哦，你会日语？！在哪里学的？”坂田用日语高兴地问道。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对不起，我只会几句，像‘你好’、‘谢谢’、‘对不起’，都是跟来这里的日本人学的。”刁莉娜忙用英语说。

“我也会这几句中国话。”坂田用生硬的英语说，接着说起几句更生硬的汉语来：“你好”，“谢谢”，“再见”，“对不起”。

“你们日本人的英语不太好，但是他的英语很好。”刁莉娜指着我说，显然她也把我当成日本人了。

我慌忙说：“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别骗我了，你说日语，看起来也像日本人。”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强调说。

“别开玩笑，但是你的汉语说得很好，在哪里学的？”

刁莉娜乃不相信地问，一张笑脸绽开了，眼睛狡黠地望着我。

“我是中国公民，不要开玩笑了！”我急了，转而用桂林的方言道。刁莉娜这才相信我是中国人。

“哦，对不起，你这样的中国人确实还没有碰到过。又会英语又会日语，还会法语。我们这里能说一门外语就算不错了。你都去过哪些国家？”

“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笑道，“不过梦游过很多的国家。”

“你的英语是怎么学的？”

“自学的，也就是上帝教我的。”

说话间，大卫和安尼娜也下来了。于是四人要了四瓶漓泉啤酒，喝了起来。

一位拖着两条直垂到臀部的长辫子，大眼睛，着一套与吧台旁的绿军装相仿套装的中年妇女从里面走了出来，用流利的英语跟外面另四张桌子的客人打着招呼。看来这些外国人都和她混得很熟。

“威廉，你们刚去了月亮山回来，累了吧，再来两瓶啤酒，韵运？”

“我们每人已经喝了两瓶了。晚上再喝好吗？”那位叫“威廉”的外国游客说。

“晚上是晚上，只来一瓶，韵运？”

“那好吧，就一瓶，温妮。”威廉摊开双手说。听口音，他应该是德国人，但他们一桌人都在说英语，看来都来自不同的国家。

“嗨！温妮，你是老板。两瓶也可以，不过有一瓶是免费的。”另一位二十来岁的游客说。

“可以免费，不过今晚你们每人最少要喝五瓶！”温妮盯着那年轻人，笑道。

“温妮，你很聪明。在丹麦，我能喝十瓶啤酒。”

“好！”温妮拍了一下双手，“~~再~~再来两瓶啤酒，有一瓶是免费的。今晚你给我看着他喝完十瓶再让他去睡觉！”

大家一阵开心的笑，~~再~~果然拿来两瓶漓泉，放在丹麦

男孩的面前。

“好男孩，加油吧。”

“她就是温妮。书上有的。”大卫高兴地对我们说，“书上说她笑得很美，果然是的。”

我们注意温妮的时候，她也注意到了我们，她走过来用汉语说：“大侠，又是一位长头发的大侠。”然后用英语对我们说：“你们好，刚到的吗？是从法国和日本来的吧？我一看就知道。”

“我是法国人，这是我的女朋友安尼娜。这位是日本的坂田。金是中国人，我们是今天在车上认识的。我们四人都住在你的客栈里。”大卫抢先介绍道，和温妮说话让他显得很兴奋。“欢迎大家！”温妮露出更美丽的笑容，又用汉语对我说：“艺术家吗？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画。下午租辆单车，去乡村看看。”

我说：“我觉得这里很奇特，很喜欢这里的，打算在这里长住。这里可以租到房子吗？要多少钱一个月？”

“那好呀，我家就有房出租。我帮你问问我家里人，明天就可以告诉你。你的画也可以拿到我们店里卖，我可以帮你的。”

“谢谢了，温妮，没想到你们这么好。”

“没关系的，大家都是朋友呀。”

我将与温妮的谈话翻译成日语和法语给另外三人听，大卫显得很激动：“温妮，我也谢谢你了。金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感到高兴。”

我的心情明朗起来。自从阿兰和她的情夫跑了之后，我一直敏感地把世界看得很灰暗，我周围的朋友们也跟着少了往日的热情，有些人分明在有意躲避我，好像我做错了什么而连累

他们，或是我这个失意的人会给他们带来霉运似的。

下午，我们每人花五块钱在温妮咖啡馆租了单车，出了西街，向左一拐，上了一条车来人往嘈杂不已的大街，径直往一个叫月亮山的地方踩去。我向当地人问着路，穿过两个岔路口，进入了一条由绿田与青山裹夹着的水泥公路。田里禾苗已绿得很精神，偶尔有几个农民戴着竹编的斗笠在太阳下劳作。两旁的青山如两道清雅生动的屏风，护着这道风景。屏风之间一座又一座不高也不大的石峰，从平地田间突兀出来，千姿百态，参差不齐地站立着，在单车的行进里，透着秀丽的动感。要向你飘来时，又改变主意似的不动了，等你到了它们面前，突然变得高大挺拔，刀削斧劈般垂直屹立着，让你不得不仰起头来。而当走过它们身边，再回过头来，它又如少女般含情脉脉地目送你远去。山与山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密的地方不显拥挤，疏的地方不见得孤单，恰好留出一片空地来，让灵秀之气充满，或展开一片田野，用碧绿色和农舍把它们的矜持衬托出来。在这些空间里，高的是蓝天白云，稍高的是鸟在飞动，从这山到那山，用各种鸣叫把一山的心声传给另一山；低一些的是淡红和金黄色的蜻蜓，浮在空气里，一群一群地交织着在游人的头顶与田野上飞舞；再低的是路边的蜂蝶，于草丛间寻觅着精致的小野花儿，悠然地歌唱着，舞蹈着，它们似乎就代表着秋天的灵魂，像梦一样在零碎的各色花朵间吸取着大地的精华。我们偶尔经过几家农舍，背后的山峰作了它们的屏障，屋前屋后各种拥挤成一片的乔木，伸出无数枝桠，把这些房屋环抱着，又像是在向我们招手，而无数棵果树却悠然自得地挂满了各种果实：柚子呀，柑桔呀，柿子呀，都已到了成熟的季节。

我们慢慢地踩着单车，带着惊奇欣赏着这一切。一路上还有别的游客，或去，或回，有三五成群的，跟着本地的导游，有独自一个人的。大家脸上都挂着汗水，相向而过时，会露出由衷的笑意，点点头，打一声招呼。大家都陶醉于这青山绿野间，有着同样被净化了的心情。

我们悠然地前进着，为越来越神奇的幽静所吸引。一座圆形，淡桔黄色，峰顶平滑均匀的山峰止住了我们的脚步。大卫、安尼娜和坂田下车拍照，我依旧坐在单车上欣赏着，问大家：“这山很怪，你们看像什么？”“像一根洗衣棒。”坂田说。“像玉石印章。”大卫说。“我看像一颗子弹。”安尼娜说。

“我看，像男人的阴茎。”我笑着说，大家也跟着笑起来。转眼一望，我们又被稍前方更奇特的山峰所吸引：一丛青里透黄的原生树林里，伸出两座山峰，如螃蟹的钳爪，直举向苍穹，又像一只将身体隐藏在林中仅露出双角的怪兽，还似一对破土而出的竹笋，正努力向着天空拔节生长。

不知不觉我们又来到一座桥上。一条平静而清澈的河流从群峰间流出，过了这桥，又流向了前面的群山里，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江面有几十只竹筏在划动，水波粼粼，却清楚地将这些尖尖的山峰倒影及天空映在水面，叫人分不清虚实。一座巨大的石峰像一只骆驼要跨过江面，踱到对面被凤尾竹环抱着的村庄里去，它的倒影映在江面上，随着水波一晃一晃的。

“~~请问~~请问你们去哪里？”我们刚过桥头，听到有人在背后用英语打招呼。回头看时，只见一个 ~~圆~~十多岁的男孩，脸晒得油黑，剪着干练的平头，一件白衬衣，不顾炎热地结着一条碎花蓝色领带，衬衣笼在黄色的西裤里，用皮带束得牢牢实实，皮带左边挂了个四方的呼机，右边却挂个长方形的手机。

“哈罗，你好，请问你要什么？”大卫说。

“我是这里的导游，这是我的导游证，我可以带你们玩，去看大榕树，看月亮山，看岩洞，还可以带你们从乡村小路回去。”

“你要多少钱？”大卫又问，“我们本来不想要导游，而且已经走到这里了。”

“几块钱吧。”男孩说。

“几元不算很贵的。”大卫说，转头问我们，我未置可否。坂田说：“我想我们不用了，还是自己走好。”男孩听到这话，闪过一丝失望，也对坂田掠过一丝怨恨，但马上又恢复了笑脸：“不要紧的！那你们明天要不要导游，我可以带你们去随便哪一个地方。”

“不要。”坂田摇摇头用日语说。

“没有关系的。我的英文名字叫约翰，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们一面走，一面报上自己的名字。那个叫约翰的本地导游听我说中文，才知道我是同胞，便说：“你很像……”话未说完，我马上笑着打断他：“不要说我像什么人了，我是个真正正正的中国人，我身上流的是纯正的中国农民的血。”

“是吗？欢迎你，如果你要导游的话，可以找我，我就住在西街。”这是他说最后一句话，然后踩着单车，在公路上旋了一条弧线，缓缓地往回去了。

这时我们已到了大榕树公园门口，一看门票，坂田连连摇头，不愿意进去，我们也只得往前走，路上只看到公园栅栏边特地栽种的荆棘丛中露出翠绿的一角，就是这株千年古木的一枝了，小时候在电影《刘三姐》中看到的就是这棵大榕树，其实心里很想看看。

我们的单车向左一转弯，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进入一座拱

门，上了一条水泥观光道。回头一望：一座山高高地耸立着，接近山顶的地方突然露出一孔巨大的穿山薄洞来，洞的另一面就是青天白云，洞呈微圆形，如月亮挂在空中，我想这就是月亮山了。我们沿着观光道往前慢慢地移动，一路上回头看，“月亮”却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是因为洞后面的山头在视线里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的缘故。转了两个弯，就又到原来的公路上，顺着公路往回走，那渐渐变小而被白云吞没的“月亮”又慢慢地露了出来，变大，圆满起来。

因为大家都很累，安妮娜的身体又有些不舒服，我们放弃爬山的计划，决定找小路回去。

我向当地的农民打听到了回县城的小路，大家往回踩不到五六分钟，往右上了一条小路，便进入群峰林立的村庄田野间。路上看不到观光客，只有农民在田间劳动，或坐在路边抽着喇叭烟休息，有的扛着农具走在路上，看到我们，露出淳朴的笑，点点头，打招呼。村子里有小孩子在玩耍，远远看到我们，不管十多岁还是两三岁的，挥着手，向我们“~~嘎嘎~~”、“~~嘎嘎~~”地大声喊叫，一点也不怯生。屋前的几十只鸡在悠然地走动，或向草丛里觅食。几只狗懒洋洋地躺在地上，生人来了，只睁一下眼睛，动动耳朵，便不愿再理会。一群鸭子在稻田里觅食，看我们坐着单车飞奔而来，受了惊吓，哗啦哗啦地跑进茂密的稻田里去了，只听到水响与“嘎嘎”的叫声，连一根羽毛也看不见了。

我们踩过一片田又一片田，一座石峰又一座石峰，一座小桥又一座小桥，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在田野的幽静，农民的热情，和各类生物的情趣里穿行，车轮每碾过一圈都是轻松和激动的心情。

“看，水牛。”走在最后的安妮娜突然喊道。只见几头水

牛在路边的一条小河里，有的露出头部，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隐没在水中；有的半个身子在外面，半个身子在水里，正伸着脖子去吃河边的青草；还有的原本站在岸上，大概因为天热和牛虻咬得难受，正向水里走去。一只小牛犊跟在妈妈的后面，一边甩着尾巴，一边用舌头去舔妈妈的大腿。一个老农戴着竹笠，坐在水牛的旁边，见到我们时，吐了一口烟，微笑着用本地方言向我们打了声招呼，我们听不懂。

“哈罗！”突然，从巨石下钻出一个五六岁赤身裸体的男孩，挥着手，用尽全身最大的力气向我们喊道，显然是老人的孙子。

“哈罗！哈罗！”男孩继续使劲地喊，以至于所有的水牛都转过头来，用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们，而小男孩与老人却呵呵地笑出声来。

告别了祖孙俩与那群憨厚的水牛，我们又继续往前赶路。

天色已暗下来，空中燃烧着灿烂的晚霞，几只鸟从远处飞回山峰里，农民也带着工具从田野里陆续回家。村庄的屋顶上开始冒烟，几只小狗也从外面向各自的屋子走去。

我的单车突然断链了，所有的人都跟着停下来。大卫从包里取出一把多功能刀具，帮我把链条重新接上。

大家继续往前赶路。

回到县城，已是一弯半月挂在空中。西街早已是灯光的世界，街道被一排用圆木柱撑起的宫灯式路灯照得通亮，每家店铺又打开最强的电灯，交相辉映。街上的游客比白天多出十多倍来，购物、闲逛，店家趁凉爽把桌椅直接摆到大街上，坐在街上桌边的客人最多。

街边侥幸留下来的空隙处，被临时摆卖工艺品的，卖自编的草编动物的，一边演奏一边沿街游动着卖竹笛、芦笙和二胡